

## “实践社会科学”是什么样的研究？

黄宗智

西方主流社会科学习惯性地将理论/概括/表达构建为高于经验实际的一维，强烈倾向偏重理论单一方，并且，大多凭借演绎逻辑来将复杂的主客观双维互动实际，简单化为单一维的、逻辑上整合的论说。譬如，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理性经济人”前提设定，无视其实际上必然存在的非理性面，以及“市场经济”必定会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设定，无视与其不同的实际，特别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强加于他国的榨取性不平等交易。

中国则历来在复杂的主客观双维实际中较多倾向聚焦经验维度，不太关注西方所偏重的理论和逻辑化概括。虽然，中国近年来也多见盲从、照搬西方理论的倾向，甚至将其简单等同于普适的、“社会科学理论”。

两种进路的共同在于都倾向将复杂的、主客观双维的实际简单化为单一维；其不同则在，西方较多偏重主观的逻辑上整合的理论一维，中国则长期以来较多偏重客观的经验一维。

虽然，在更深的层面上，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显然偏重牛顿物理世界中的推拉机械关系的思路，也是可以简单演绎逻辑化的思路，中国则偏重生物和人间世界中的二元或多元间的互动关系，不可简单演绎逻辑化。实际上，两种思路各有其长处，不可就此分别高低优劣。

在当前的学术研究中，较少数研究者会将理论与经验两者间的关系问题化，而不是简单地偏重单一方。有的研究考虑到经验，尤其是中国的经验，多有与现有（西方主流的）理论/表达不同或背离。有的研究更借助不同于主流西方理论的另类理论，虽然仍然多是西方的，譬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质主义理论或（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来协助阐明中国的实际，而且还藉此来探索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的西方实际。但是，即便如此，那样的研究、无论中西，大多并没有能够进一步构建出更合适的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新理论概括来取代目前的西方主流理论。

转入经验层面的讨论，我们需要区分不同性质的研究主题。如果我们研究的主题主要仅涉及客观经验，譬如，小农生产活动，其自身并不连带主观建构，我们需要处理的主客观问题相对简单，实际上只需主要考虑中国小农户生产的客观经验，可以主要藉此来建构一种新的概括——譬如，笔者提出的中国明清以来的“内卷化”的小农经济。

但是，如果我们研究的主题本身便既带有其主观表达的一面，也带有其客观实施的一面——譬如，中国历来的司法体系中的法律条文和其实施——我们则须要处理该主题本身所包含的主客观双维来试图得出关于其整体的特征的认识。

正是在这样包含主客观双维的研究主题中，“实践社会科学”展示了其特殊的优点。与上述的仅关注表达或经验单一维的研究进路不同，“实践社会科学”聚焦的是源自两者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实践。不像一般的社会科学，它要求的既不是从表达出发，也不是从经验证据出发，而是从两者的几乎必然并存和互动而产生的实践出发，藉此得出超越性的视野和概括。然后，再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观察其后果以及历时演变。亦即，可以称作“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研究进路。如此的“实践社会科学”或“实践历史”突出的不是主观理论与客观经验分别的任何单一维，而是两者在实践中的互动结合所产生的结果及其历时的演变。

也就是说，从实践出发的研究乃是有意超越将主观表达和客观经验设定为分别的两维的研究进路，而聚焦由两者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实践来超越那样二元划分的思维。譬如，中国改革期间从计划经济转入结合计划与市场经济的实践，它要求我们跳出之前的两者二元分别和对立的思路，而进入实践中的两者互动合一的实际以及其历时的演变。

据此，我们不会继续简单分别用“要么是计划经济、要么是市场经济”那样的两大主观模式中的任何单一模式来认识和理解改革中的中国的实际及其演变，而会选择通过两者的互动合一以及跨时演变来说明两者间的变动关系。如此的进路既能超越单一维的要么偏重表达/理论、要么偏重经验的倾向，也超越要么仅依赖来自西方的理论、要么仅依赖本土原有概括的对立倾向。

尤其是对改革中的中国来说，我们不可能仅凭中方与西方的非此即彼简单对立来理解，而是必须同时照顾到中西方二维和主客观二维，也包括过去和现在二维来认识和理解。改

革期间的计划与市场、以及它们之间的动态性互动合一，既矛盾又结合，便是最好的实例。正是在如此的研究进路中，我们须要超越主客观的简单二元对立的思维惯习而考虑到实践中的二元互动合一及其跨时演变。也正是在实践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观察到改革时期的两者互动合一的实质性变化。

对一个转型中的中国国家和社会经济体来说，如此的研究进路特别关键。它促使我们摆脱现有西方主流的，其自我认为乃是普适的，但实际上是不符中国实际需要的理论的束缚，也摆脱其主客观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的陷阱，而关注到二元的互动合一实际，让我们能够掌握中国在实践中和实际运作中所面对的问题，藉此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出路，并创建适用于中国实际的实践进程。正是如此的进路，才称得上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进路，才是创建中国自身的新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的正途。

更有进者，上述进路意图说明的不仅是要将其适用于中国单一方，而是同时适用于中西双方。其实，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还要求我们根据如此的进路来重新认识西方，树立与西方现有理想化的、脱离实际的主流理论/表达不同的、更贴近西方的实际和实践的概括。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其实不仅是如何认识中国，也是如何重新认识西方。如此，才是“实践社会科学”研究进路真正的整体含义。